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二

墓誌銘三

兵部右侍郎孫公墓誌銘

崇禎十一年十月奴酋犯薊鎮 天子命推擇

廷臣有才望者勝樞貳之任于是潼關孫公繇

大理寺丞擢兵部右侍郎拜命之日盧兒戊卒

靡不戟手相賀甫一月無疾而卒年四十有八

十一月之三十日也公之弟必茂奉喪歸秦以

次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公于先塋撰次行狀

走使四千里屬余志其墓嗚呼今天下最急才

者有二曰銓事也兵事也公于二者皆有專才
皆將試于用矣而不得竟爲可嘆也公舉萬曆
丙辰科進士繇戶禮二部郎擢吏部佐冢宰趙
忠毅公澄汰仕路一日而徙諸清郎之淹久者
綦置銓司北則劉廷諫南則程國祥閩則鄒維
璉朝著歎然改觀而小人多所不便比奄以逐
趙公未幾公謫去再奉嚴譴除名及公再起長
垣爲冢宰小人倚爲窟穴公侃侃舉其職不少
假易小人比長垣以計典中公又左遷以去公
廉辨彊直人才物論儲待于胸中有萬曆初名

選郎之遺風再起再謫不得竟其志而銓事亦
不可爲矣公居潼華閒諳識阨塞要害通知其
豪傑流賊之起也公以山西司按察司經歷量
移南祠部請急里居建議設重鎮以扼關秦賊
不出豫賊不入挈餅口而壅之寇可盡也鄉人
恤其私以勞師動衆枕之寇自是渡澠池而西
莫可禁禦矣假滿還畱都途出柘城歸德遇寇
設守皆恃以無恐在歸德也賊潰堤而入數十
騎薄城引弓詬罵城中兇懼公曰此欺我無兵
也令僂從環射之賊中傷迸散登陴者始有固

志賊既退人皆謂公知兵可辦賊也賊逼江浦
公守石城門叅贊范公移咨假公署職方以備
非嘗其倚重如此久之遷南吏部考功司郎中
升尚寶司丞轉理丞既任樞貳謂虜懸軍深入
我援兵已十三萬當扼險邀擊聚而殲之無藉
口老謀持重以成南下之勢蚤夜呼憤莫有應
者盛氣結轡強陽暴亡竟用是死而人徒知其
以勤死而已公之父給諫公以危言讜論不容
于朝公少而與聞國論有澄清天下之志雖在
郎署小人以黨魁目之逆奄誅謬朝士皆公所

雅故銀璫過關門者倉皇出餞畱連涕泣奄聞
而惡之欲殺公而未果也及朝政更易奄餘黨
仍用事公所與同志汲引者賣公以媚長垣久
之遂取大位而公猶滯散寮每嘆曰程郎之綸
扉不如劉郎之縲紲也吾陸沉于此有餘榮矣
公生平連蹇仕宦實以黨論之故比 天子知
公且大用矣而一昔彊死嗚呼此亦黨人爲之
乎抑亦黨人之網所不能盡而天爲之殄瘁乎
其尤可悲也已公爲人孝友忠信誠心質行信
于士大夫而與被于孤寡煢獨周恤振救死生

急難多人所不知事繼母撫孤稚皆非人情所
恒有者公歿而必茂喪之如父撰公行狀別白
邪正是非一無所鯁避蓋家庭閒風義如此此
亦可以觀公矣公諱必顯字克孝先世自泐之
餘姚徙秦數傳居潼關祖諱承光選貢知沔縣
父諱振基戶科給事中外轉山東僉事 今上
覃恩贈奉政大夫改京銜母覃暨前母劉俱封
宜人繼母賈封太宜人蓋異數也妻張氏繼妻
景氏皆無子以必茂之子士驤爲後一女適朝
邑周雯余辱交于公二十餘年戊寅之秋執手
邸舍悲余之蒙難而傷其不能相明也公方駿
駁向用若有閔默不自得者徒以余故也其何
忍不銘銘曰

太華削成兮潼關屹然是生偉人兮枝柱金天
河流奔騰兮衝關却阻展如之人兮排鼻齟齬
是父是子兮兆域相望元氣熊熊兮浮薄華陽
河水南流兮潼水東迴千秋萬世兮孰塞我悲
嘉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郎葉公墓誌銘
萬曆中東林之君子退而講學海內負清名者
爭相引重而黨人則深惡其軋已閒執其一二

瑕疵者以相詆譎指清議爲橫議陰護其所挾
適之人以箝天下之口甲寅乙卯之間其說始
大熾葉公官南太僕抗疏闢之以謂決裂國論
敗壞人心莫此爲甚當是時言者方雄唱雌和
引繩批根公眇然孤踪忽發讜議羣驚且恚聚
族而攻公公不激不隨端坐而肆應之且累疏
乞歸言者卒無以勝公 神 熹之際東林之
與黨論迭相勝負然公之言卒未嘗不勝其故
何哉嗚呼公之所以勝者蓋有所以爲公者在
也公諱茂才字叅之其先世自吳江徙居無錫

高祖諱昌曾祖諱商祖諱謨世有潛德謨生聯
娶許氏而生公公面日清削不苟嘗笑體骨稜
層若出衣表自爲諸生見者已改容異焉舉萬
曆己丑進士選刑部主事念父老改南京工部
權關蕪湖盡革它稅不名一錢胥吏以嘗例爲
請公爲俚語訶之曰勿多言左右排列金剛檯
我不動矣已事上羨金數千奏疏曰久旱而得
通故有羨金請不爲例且進羨非臣志也 神
廟嘆嘉賜白金松布以旌異焉改吏部郎中再
請告歸久之起禮部郎中歷陞尚寶司司丞少

卿南京大理寺丞南京太僕寺少卿始一出家
居十五年矣又七年起大僕寺少卿改太嘗寺
少卿皆不赴陞南京工部右侍郎甫三月請致
仕公仕宦強半在南什九在告布衣蔬食食淡
攻苦有堂三楹不施丹雘安人老矣躬親紡織
青燈白髮熒熒丙夜其肥遯苦節雖小夫稚子
無閒言也當言官與公爲難盛氣奮筆爭欲有
加于公問影吠聲描頭畫角已不遺餘力然終
不能毀公之廉以爲貪而訾公之恬以爲躁至
于今衡門如故子姓蕭然雖夙昔操戈向公者
未嘗不聞其風而感讀其書而思望其室廬而
低徊不能置也嗚呼此吾所謂有所以爲公者
也公生平學問躬行實踐信心爲已感民彝痛
國是是非非如風檣弦矢觸而必發豈有意
與黨人爭勝負哉天啓中閣禍將作急流勇退
優游終老高忠憲之殉難也慷慨急難以免其
于緹騎邏卒交跡於道不少鯁避人始知公非
以智免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又曰仁者必有
勇其公之謂與公卒於崇禎二年六月十七日
享年七十有二安人華氏卒於天啓四年二月

二十六日享年六十有八公性篤孝自營生墻
於江陰馬鎮先人之穴左沒後之五年十月與
安人合葬焉安人生子繼武九歲而殤生一女
嫁秦雷震側室胡氏生二女嫁孫竑禾薛憲伯
公之卒也其嗣子繼斌光輔得請 賜祭葬乃
屬職方華君允誠爲狀而謁銘於余華君學行
卓然稱爲公後進者也其狀公爲信銘曰
居官三十年泊然儒素閱世七十年渾然赤子
夫人不言直哉如矢角巾東歸虛堂隱几顛然
真氣沒而不死我鏡銘詩用勵頑鄙

山東兗州府滕縣知縣

特贈太僕寺少

卿姬公墓誌銘

天啓二年五月白蓮賊陷滕縣知縣事姬公死
之九月賊平公之父收屍反葬蓋六月而後殮
撫臣趙彥上其事 詔贈太僕寺少卿有司立
祠春秋祭祀給其父母誥命蔭一子入監四年
二月歸葬于州西郭之北後十四年崇禎戊寅
任子琨官刑部河南司主事奉 熹宗朝詔令
所司覆奏簡牘及黃諭德景昉所撰行狀謁謙
益于請室而請誌其墓謹按公諱文胤字士昌

西安府華州人也生于萬曆壬午之三月癸卯以春秋舉于鄉六上春官乃以祿養謁選年四十有二其蒞滕壬戌四月下旬也奔走參謁未遑視事居三日而難作當是時滕民什九從賊公徒步叫號從兵登陴不滿三百人比賊至才數十人耳問民何以從賊則曰禍繇董二董二者延綏巡撫某之子也公登城呼賊而告之曰若等皆吾民以董二故鋌而走賊吾執董二窮治其罪以伸若寃而赦若等復爲良民其可乎公長身赤面鬚髯奮張兩門牙如施丹丹腹乘墉

大呼聲殷殷動樓櫓賊望見以爲神人謹呼羅拜俄而箭發于西隅二賊斃焉視之則延綏沙柳韓也賊憤盈肉薄而上遂不可禦五月之十八日也公緋衣坐堂上嚼齒罵賊賊前搏公裂其冠裳以銀鐺鎖之公大罵胡不速殺我賊顧不忍越三日不食賊勸之食不可勸之去又不

可爲詩八章書于屋壁以縣印遺狀付門子魏顯炤僮守務北向再拜自縊而死二十一日之夕也顯炤乞棺于賊不許乞布裹屍許之遂瘞于官署之池側公父所從收公屍也賊考掠顯

物齋集卷五十一
八
炤索印顯炤以印予父國臣以遺狀予妻之父
高登士及守務反而罵賊死之 詔卹公也并
錄顯炤守務復其家而董二者城陷遁去其後
卒以賄免嗚呼公以視事三日之官守巷無居
人之邑率數十子遺之民抗數萬方張之寇城
之未陷也可以去而弗去賊之勸行也可以走
而弗走絕百可倖生之塗而定一死無復之之
計用以明示天下後世無破城不死之縣令無
陷賊不死之臣子公之自處審矣致命遂志忠
也無忝所生孝也明恥教戰仁也是公之三

節也 熹廟之詔亦有二善焉旌不踰時也功
不濫敘也卹不下遺也終天啓之世蓮妖滅蜀
寇平而奴孽不內躡者復滕之賞足以勸也若
董二之俟罰則有司之過也余故牽連書之無
使其求名不得焉爾公世爲華州人曾祖諱伸
祖諱夏皆有隱德父諱錄增廣生員倜儻負大
節有聲關中先後娶四婦生五男子三女子與
公皆異母而同仁均愛家門無閒人以爲難公
妻杜氏生三子長琨次琨次璟琨服官廉辨慷
慨厲節能繼公之志者也銘曰

公逾弱冠兮初歌鹿鳴夢一偉人兮緋袍面頰
日余同姓兮周之宗盟要公汴橋兮前期却迎
公之之滕兮汴冰砭砭瞻彼季路兮廟貌孔明
高冠佩劍兮儼如平生迴車伏軾兮流涕怔營
會未信宿兮寇盜搶攘食焉不辟兮死而結纓
天畀完節兮如射雉正季冬贈夢兮叶彼大貞
匪妖匪噩兮受命穆清天門誅蕩兮乘風上征
扈從 先皇兮雷車霓旌蚩尤前驅兮玄武後
行馘奴盪寇兮汛掃欃槍報命 帝所兮旗旄
央央河渭抱縈兮太華削成高墳巋然兮配此
令名忠臣孝子兮請視斯銘

文林郎陝西道監察御史李君墓誌銘

崇禎初謙益以與枚卜被訐 天子下法司雜
治法司覆驗淞闈成案再三考讞具如前狀條
奏以聞訐者慚且恚遂并攻法司其勢張甚於
是陝西道監察御史李君上言謙益無罪所司
爲國家執法不肯傳致反受誣詆讒夫高張欲
以一手障天無人臣禮反覆數千言其言直其
指平天已氏抵調放恣亦口噤無以答君疏出
而國論益大定嗟乎國論亦何嘗之有然而有

可恃者恃夫子我者之必爲君子而阨我者之必爲小人也夫已之賢不肖不可知而人之爲君子小人如黑白之不可假以不可知之賢不肖而取徵于不可假之君子小人則是非邪正不待後世而已明矣若李君者吾所謂君子而可徵者也君諱柄字汝謙會祖諱英祖諱滿父諱承式嘉靖丙辰進士歷官福建左布政自大同徙家江都遂占籍焉生子九人舉進士者三舉鄉書者一其長子遼東巡撫兵部侍郎諱植而君其第四子也舉天啓壬戌進士選中書舍

人秩滿選授御史奉命巡視廠庫查刷光祿巡按浙江雲南卒於官君鄉舉二十餘年中舍六年廉靖閑止有大人長德之目及爲御史所至益著聲績廠庫之役巡視者多所連染商人獨交口頌君上爲歎異焉浙西海塘壞親乘小牒掀舞洪濤颶風中估計工作省費十餘萬塘成陞俸一級雲南加派羨糧不報大農者數萬君下車一切釐革普酋爲心折焉乃飛檄曉諭禍福酋俛首就撫此君之歷官其大事可記者也君家世居雲中布政公在職方議復朵顏

三衛而巡撫公請復舊遼陽皆國家大計不幸
中格方奴挿交警君論戰撫機宜糾劾宣大將
帥旬月閒條議數上且言臣父兄生長塞上習
知邊事灼見利害故敢爲明主別白言之蓋
君自爲諸生則已講求兵農鹽鐵曉暢經國之
務其建白邊事意欲求以自試卒父兄未竟之
業而止于優詔報聞而已此君之有大志而未
遂者也最君之生平其家居也父黨稱其孝鄉
里稱其修交友稱其信其服官也天子知其
廉朝廷推其能臺省服其平其卒官而歸也滇

民道祭過車而普酋亦撫膺慟哭其誠信于蠻
夷如此其他可知也嗚呼君之爲君子也斯可
謂信而有徵矣其在言路未嘗苛求一人未嘗
毛舉一事其於余又非有部黨之誼雅故之好
而慨然公正發憤千載而下讀君之奏疏知君
之爲君子而因以知君之所彈治者爲小人以
余之不肖亦或有追而惜之者豈非厚幸哉今
君之子以余之獲援于君以謂非君之所鄙夷
也俾志其墓余方恃君以徵于後而君之子顧
欲恃予以徵君則又豈不過哉君卒于崇禎五

年十月十九日年六十有九妻高氏孝敬慈祥相其夫爲清白吏稱女師焉卒于崇禎四年十月年六十有九子六人元素元介皆國子生次元聘元瑞元觀元翰女三人某年某月合葬于白陽山之新阡銘曰
水則有坊帛則有幅凡今之人云胡不淑猗嗟李君東修自牧有物有恒式金式玉國有煩言浮石沉木障彼狂瀾奮我簡牘夫人不言百世所矚悠悠青史我以君卜

吏科給事中贈太嘗寺少卿侯君墓誌銘

天啓七年正月吏科給事中嘉定侯君卒于家年五十有九明年其子南京兵部武選司主事峒會奏疏曰臣之先臣震暘以狂直得罪先朝幸遇 陛下卽位復官諫垣而先臣已不待矣先臣觸忤權倖持忠入地得比死事諸臣共沐霈恩死且不朽於是 天子褒君素著忠謹特贈太嘗寺少卿又二年將葬峒會次君之生平爲狀泣而請于余曰願有述也余與君同年進士同事 熹廟後先同被譴逐其知君爲深嗚呼黨論之相持也自萬曆之末蘊崇沸騰以迄

天啓元二之間君居恒惄然心憂謂其禍與國家相終始誓欲以其身爲楛柱旣入諫垣論三案論經撫以謂當斬除葛藤別白功罪其言明白正大舉朝躓之亡何而事益難言矣當國論之殷也士大夫堅壘不相下若鼠之鬪于穴也久之羣小知公論不可勝折而入于中官阿姆若鼠之伏於社而食於角也言者或不知知者又或不言而君獨早知而極言之客氏之再入也君請收回成命以勾結奸閹傾危椒寢爲言奉嚴旨切責其後一疏糾劾四輔暴白逆奄

構殺舊司禮王安事尤切中忌諱而君又抗章再上得罪然後已當是時逆閹猶未熾君先事察其機牙摘發其所與鈞連者君去三載而禍大作刊章錄牒糜爛朝野君以病且死懂而獲免今天子慎惜名器獨於君贈卹不少吝其亦曲突徙薪之忠有鑒於聖心矣乎君雖死奚憾哉君之少也從其母育於外氏稍長侍其祖宦游蘄黃湖湘閒暴露跋涉良苦故雖生長世家無紈袴子弟之容君之祖父皆佃僮好施不事生產相繼捐館舍而君久困公車送往事

居衣食百須經營黽勉備所不堪君之更事練智疆力忍詢亦賴此也釋進士褐爲行人馳驅楚粵數萬里單車匹馬不擾廚傳曰此亦使職也爲給事中巡視皇城暨巡青多與內侍鐫譙所執奏多寢閣不下閒居休沐輒討論軍國大計或語及人才國恤則蹙然如不終日蓋君之大志欲以虛公正直爲國家塞朋黨之議救清流之禍其稍閒則修復畿輔水田及吳淞水利講求數百年利病以康天下而遭時齟齬萬不一試徒以諫官自見而已君孝性篤至其父深

念之至爲詩以示子孫其爲人質厚沉深不苟訾笑與人交能爲人盡賓筵客座談讌款洽聞人死喪急難之故必爲之側席而坐嗟咨嘆息坐客皆爲不懽君之爲勞人志士連蹇坎軻其骨相或亦應此而君子知其必有後也君諱震暘字得一祖諱某福建布政使司右叅政父諱某明經歲貢贈吏科給事中母陳氏封太孺人妻龔氏廣東布政錫爵之女生三子長峒會也次曰岷會岐會岷會早死而岐會猶未仕人皆以爲國士女四人崇禎四年十二月葬於圓海

沙之祖瑩君父祔祖葬于穆而君葬於次昭不敢與穆齒禮也銘曰

君嘗涉風桅傾檝覆嘯呼掀帆指血滲漉長年賴君以脫魚腹及乎登朝波濤粘天剗蛟驅鱗冒沒九淵事雖不克能以身旋遡君之生蹇始坎終死遇渙恩天晶日融吁其悲矣銘此幽宮

直隸河間府儒學訓導劉君墓誌銘

崇禎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奴兵陷吳橋訓導劉君廷訓死之其子爾成以其喪歸葬奉其叔吏部郎中廷諫所撰行狀再拜稽顙屬先友武

進憚厥初寓嘗三千里謁銘於余謹按君字式伯順天府通州人也祖諱鈞不仕父諱某某贈刑部主事母王氏贈安人以歲貢謁選得官奴之掠畿南也縣令謀棄城走君要止之率衆以守凡三月奴偏軍嘗我輒引去已而盡銳力攻令縋城遁去君入學舍麾其妾趣去我將止死屬其稚孫於所善僧隆貴介而趨南城誓守者曰守死逃亦死曷若守死爲滿城忠義鬼乎守者噉然而哭曰願爲公死守三日夜城三隅擾亂獨南城晏然奴肉薄而登如墻引射矢注衣

甲血朱殷穴胸而出濡縷屬于屨君猶強自力束胸拒戰連中六矢乃仆踰月其子發棺更斂面如生須髯奕奕奮舉喪之歸也諸生及閭左數百家道哭過車兒僮傭保皆剪紙買漿以奠君兄弟博文矯行自相師友吏部侶侶爲世名臣君老於明經亦卒用殉節顯吏部稱君讀書盤山諸生以其閒藉草坐語君吾伊自如口喃喃如夢寐諸生故叫呶大聲屬其耳若弗聞也與人交無貴賤賢愚少長處之油油然好談人善盱衡抵掌噓唾噴溢頤頰否則瞪目顧視一

言錯誤面赤墳起歸自刻責慚其人者累日遡君之生平樂易樸誠謹畏人也其臨大節倜儻自力如此君之歿也享年六十有五娶唐氏繼室以張氏王氏子爾成郡諸生孫二人曰坦增增卽所屬僧者也未知其存否於是君之子葬君也渴人謂宜需國家之愍綸以庀大葬而不克待也嗚呼古之人主于其臣之死事也得其尸而祔之道而哭之引而親推之或吊其妻或養其子可謂備禮矣士以死國爲市君以死士爲餌士之自待與夫君之待士也不已薄乎

君守師儒之官無民社之寄致命遂志自辦一
死而已向令回翔身後糜爛七尺以博半通之
綸此所謂左手據圖右手刎其頸者也而謂君
爲之乎以學官死以士禮葬傳不資船輦窆不
費錢物於其致身之初志庶可以無憾君之自
待與國家之待君殆可謂兩得矣君之子其知
之矣余旣爲之誌於其銘也變而爲招魂之辭
以哀之曰

胡塵壓兮城堞隳霹靂車兮聲殷雷綸巾鎧兮
縫衣甲流矢攢兮短兵接矢洞胸兮鏃貫腸膏

塗襦兮血漬裳登空同兮縶我馬雲冥冥兮絕
轡之野鬼不歸兮威靈怒撫箕尾兮鳴河鼓幽
都廣莫兮鬼歸來蚩尤彗兮玄武旗篋束腰兮
革裹屍犀軒直蓋兮非我須夫人兮自有美子
蓀何爲兮獨愁余梁山墮兮潞沙紆長終古今
安汝居

陝西延安府延長縣知縣郝府君墓誌銘
崇禎丁丑新城張果中訪余請室爲我稱郝君
萬曰君萬之父爲延長令處流賊巢穴中賊營
蔓延數百里上覆飛鳥延長公之官君萬帕首

袴褶負弓矢前驅以鞭梢扣壘門大呼曰我霸
州舉子郝傑也從父之官過而假道于若若許
我幸甚不然則我無以見我父請先死于此以
頸血濺虎落矣賊酋壯其言許之君萬顧旁賊
曰我馬痛矣趣秣我馬又曰饑甚趣飯飯我賊
爲進酒食飲啗如流食已鼾睡鼻息撼壁壘已
而公至羣賊猙獰髮植公端坐復輿中平視指
揮騶從伍伯如也賊益異之相與傳送之他壘
過數壘賊酋有介馬而馳者君萬躍馬及之賊
笑曰能騎是乎卽以與公君萬躍上賊馬挾已
馬而馳所過賊壘見所乘馬皆辟易辟道莫敢
誰何矣君萬出入賊中熟識酋長部落具知其
營壘行陣堅瑕虛實賊環攻延長不勝謀知設
守者假道舉子也遂逡巡引去果中奇士也余
心識其言明年戊寅余出獄君萬過邸舍余爲
道果中云云君萬曰主臣有之非傑之能也吾
父之之官也賣千金之產以行單車叱馭剋日
就道父旣以身許國矣傑敢愛死乎孤城斗大
墟落無人烟賊設長圍困我微吾父忠誠感激
父老子弟效死弗去傑能伸兩臂捍賊乎圍旣

解胃雨循城墮而折脇移病歸數月城遂陷延
人至今尸祝吾父也傑何庸之有余嘆曰有是
父斯有是子果中之言徵矣公家居六年脇病
寢劇今年七月二十四日年五十九卒于家君
萬將奔喪卜葬撰次事狀屬其友楊主事希孔
拜而謁銘于余按狀公諱鴻猷字勳甫先世自
秦徙霸州父諱智輕財好施以能成其志事繼
母如母撫兄之遺孤女如已女鄉之稱孝友者
歸焉娶于王生四子俊傑位佺後佺皆早世傑
則君萬舉丁丑進士今官太嘗寺博士公器資
傑出少讀左國班馬南華鴻烈之書作爲制義
颺發泉流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年三十
登賢書晚而與君萬偕入鑠院君萬旣登第課
其孫惟訥日移漏仆方吮毫覃思公已落筆盡
數紙撫而嘆曰豎子遂先我著鞭阿婆雖老大
猶堪壓倒三五少年也其侗儻堅強老而自負
如此銘曰

幽都北極野惟崆峒角立精悍是生俊雄賊避
單車民保窮髮風施郵延氣厲教碣勤官屯膏
死事實冥哲人乘箕孝子見星海抱岳廻戴斗

之下我銘幽窆與此終古

齊孝廉墓誌銘

齊君諱國璽字符卿其先自漢平敬侯受居高陽會祖諱能贈徵仕郎祖諱敬才四川都司斷事贈承德郎父諱養蒙文華殿中書舍人擢戶部江西司主事母許氏封安人君少有夙惠弱不好弄孫仲子楚惟以尚書教授爲大師楚惟者吾師高陽公之子而齊君之姑之夫也君負笈從楚惟游括羽鏃礪益宏肆于文詞今元輔綿竹公從其兄游高陽之門君與之馳騁上下

不少退次而同縣李文敏公在史館亟以英妙目君年三十得惡疾臥蓐三年與疾試京兆輒得雋明年試禮部疾甚不能自力乃罷歸未幾而卒崇禎元年之三月也年三十有四妻韓氏兩浙運使作楫之女生二子煜與煌也旣葬之十年煜已爲諸生有聲以其姻家蔣戶部範化所著狀謁銘于余狀稱君內行淳至奔其祖之喪四百里見星而行不言不食撫棺慟哭絕而復甦家本素封與朋友交補衣蔬食如後門寒素蓋士之孝友壹行懷仁蘊義者也而以一舉

子病天豈不悲哉嗚呼高陽之門海內之雄俊
集焉余犬馬之齒長故弟畜楚惟而文敏綿竹
皆以一飯先予而君又爲楚惟之弟子蓋高陽
之門長則遜余而少則推君也十餘年以來文
敏以故相爲先朝舊臣綿竹新在日月之際而
君已前死余則幽憂窮蹙祈死而不死蓋少而
不遇者莫如君而老而不遇者莫如余也今吾
師歸然若魯靈光楚惟兄弟鄂柎競爽余乃執
筆志君之墓覲然供文字之役不已慙乎豈吾
師之門固亦如許商之考四科鄭玄之薄官闕
而君之子不以我爲老耄而舍我乎抑亦君之
札瘥天折爲天所奇左非世之卓犖偏人固不
足以表其幽而抒其憤乎不然則或者君賦命
之窮及其枯骨墓中之片石猶不獲徼惠于演
綸畫詔者以耀泉壤而固以屬余也斯其可悲
也已銘曰

此子也才余爲之銘可以不死有子而孝謁余
爲銘斯爲有子高河湯湯佳城儼儼有光如虹
長映箕尾

博野王秀才墓誌銘

秀才王姓不知其名博野人王教官之第三子也娶吾師高陽公側室之女崇禎戊寅吾師闔門死虜秀才亦死焉高陽公之長子銓以高苑令奔喪歸渴葬以俟 天子之恩命哀其妹之早寡懂而不死也屬余志其夫之葬銓之言曰秀才之世父諱興與先君同舉于鄉吾弟含之岳翁也秀才又娶吾妹兩家蓋世爲婚姻其爲人悛悛退讓攻苦力學不以家門炫耀鄉里生于萬曆戊午死時年二十有一數生子而殤遂無後吾妹煢煢寡婦秀才之介弟磨牙相吞噬

賴上官保全之耳得吾子之一言以葬其夫未亡人實藉鎮撫焉子其無辭嗚呼志其墓不知其人敘其人不知其名古未有也雖然吾師之子孫接踵而死虜者河岳其相而鐘呂其音皆雄駿奇偉人也秀才爲吾師之壻相與掉鞅詞場頡頏下上知其器資倣儻非庸庸佼佼者也吾師之闔門乘城而死轉戰而死巾幗襁褓而死靡不裹創飲血握拳裂眦秀才之死我知其非望風逃遁引頸而就刃者也秀才死矣進而陪吾師之後乘登頓九天迴翔帝所退而與諸

子相從英魂灑氣乘雷載雲區薄宇宙之間秀才雖死猶不死也余老且衰矣槁項黃馘視息田閒使吾師含歛之事愍卹之典僅託于殿師之夙沙驟乘之同子不能扣閣請闕以片言自效于師門余之生曾不若秀才之死也巳狗銓之請爲之志以慰其妹之思而又作招魂之詞以相其哀銘曰

天門閉兮九坑瘡黑水沸兮白溝斷甲耀日兮城壓雲虜肉薄兮士爭先隳斗極兮裂天鼓列星從兮隕如雨戈椿喉兮矢穴腸膏生燐兮骨

負霜結余冠兮整余帶須龍轉兮雲之際從公子兮挾鬼雄怒風悲兮嘯雨靈鬼歸徠兮反故居祝背招兮婦爲尸青春謝兮白日短蘭膏明兮長夜遲祀國殤兮陳浩倡靈娛樂兮聽歌詩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二

墓誌銘四

山東青登萊海防督餉布政使司右叅政
贈太僕寺卿譚公墓誌銘

天啓元年登萊闕監軍道譚公以才望推用公
至則西兵闕於登淮兵謀於萊和門晝扃邑屋
洵駭公責鎮臣沈有容曰撫方杜門謝事而鎮
縱兵譁撫撫之禍不可知鎮則何以自解乎有
容懼乃傳箭禁戢捕獲其戎首衆少定公曰登
城斗大聚卒四萬月費一萬五千餘金軍無見

糧囂呼閒作卽少定亦隔日瘡耳欲保登萊非
散兵不可乃建議請於朝曰登萊海淺多礁石
舟難載騎奴必不渡亦不能渡擊奴此地斷無
用此兵斷不能養此兵登萊之民亦斷不能與
江淮之兵相安於無事方今遼事敗壞召募金
錢俱投滄海不得獨爲江淮惜募金倘變生不
測更大費金錢以收拾登萊惜費而費滋多悔
無及矣乃以出海無期踐更抽替未一月客兵
去者過半登萊之民帖然而兵不知其被汰也
自奴酋發難建三方布置之局以鎮登萊議者

以用海爲名而坐請益兵獨公之論能如此島
帥毛文龍自詭能搗巢制虜多馘遼人首以當
虜或毒遼人之舌購譯者指爲奴俘公廉得之
繫之密室與飲食旬日舌藥甦能自言被俘狀
覈實而縱之海外俘級日侈交關逆奄魏忠賢
張大其事覬覦封爵公堅持之弗與勘覆島帥
益驕構內旨得舉刺文吏造蜚語中管餉同知
翟棟緹騎突至械翟於公座公歎曰以我故累
廉吏而不能救何以生爲憤懣不食嘔血數升
頓致羸疾亡何遂不起嗟乎用海以扼奴用島

以掣奴疆場之虛名也糜物力以奉驕卒竭功
賞以易僞俘國家之實禍也世之謀國者以虛
名則相蒙而不疑以實禍則相沿而不悔如公
之蚤見梗立卓然而不回者幾人哉公沒五年
而島帥以矯僞被僇迄於今二十年登萊之舟
師未聞以一葦涉海公之言至是而大驗然而
公之死者已不可復作而春事終不可爲矣嗚
呼其可歎也已公諱昌言字 圭俞萬曆甲午舉
鄉試第一辛丑舉進士知蘇州嘗熟縣改徽州
婺源縣外艱服闋補真定欒城縣陞南京兵部

職方司主事轉車駕司員外陞郎中內艱服闋
入爲兵部車駕司郎中出爲福建提學叅議以
山東布政司右叅政爲青登萊海防督餉監軍
天啓五年三月十四日卒於官年五十有五
今上御極其子貞默貞和相繼陳請 上念公
以死勤事追贈太僕寺卿賜祭葬蔭一子蓋異
數也公三爲令計口食俸齋廚蕭然猶好伏養
小弱省供億裁贖緩清明惠和所在治理嘗熟
五年編徭有不承者出片紙與之曰若果無田
無貲不應役者以此紙自榜於區中吾不汝禁

也皆逡巡首服而去婺源有爭山之訟鬪殺不
解公封山著禁有鑿石鎔灰者罰無赦而兩家
之訟息開江灣金竺嶺以避芙蓉五嶺之險烝
徒謳歌呼爲譚公嶺樂城荒廢民逋盜發公給
買官牛躬督墾闢鑿井灌溉履畝耨穫流亡復
歸盜賊衰止樂驛支八省公枝柱勢要爬搔假
冒中貴人進御沿途繹騷抵樂戒儉從曰勿犯
此疆項令也在南兵部不以閒曹少自假易在
北駕部抗論四路出師必敗聞者咸縮頸旣而
皆服督閩學甲乙殿最凜如神明不發私書事

竣以尺蹠侑原函歸之閩人謠曰來一封去兩
封以爲不信視郵筒公之爲吏清素方梗獨立
行意茂著風績皆此類也性沈毅能剴割大事
糾紛變故應手立斷機張理解非凡所知南中
驟更錢法日中罷市蜂擁衢路丁司空道遇之
停車下揖衆益洶洶薄暮公勅職方邏卒持白
楛列炬而出縛首惡數人傳呼與大杖一曠而
散無敢傾視者福藩之國 詔需馬快船五百
艘船尚艤通灣待其歸修艤復往水涸冰堅必
不能赴而來春之國之期將復以王舟不具爲

詞且有後命司馬仰屋咄咄計無所出公建議
急檄止通灣船勿動遣官就彼修艤計往返工
費略足相當旬月而報完舟楫已具則之國無
愆期之慮矣司馬如其言事遂竣藩封大典舉
朝舌敝心嘔僅而得之者微公建議其不以遷
延籍口者幾希公之功與伏蒲廷諍者竝矣濰
令與遼將相構令謬以遼兵叛聞東撫倉皇上
疏檄登兵會勦登營多遼人偶語籍籍公大言
曰遼將吾將遼民吾民也誰敢言發兵者卽入
營握遼鎮李性忠手令飛箭諭濰營趣遣三騎

往將士皆感泣聽命東撫蒙幾激大變賴公一
言而定島帥索勦餉二十萬 詔令汰登兵那
其餉以給發公曰餉可卒那兵可卒汰乎此窘
我也兵之汰久矣餉無庸那也一月內足那餉
之數而登無汰兵之擾公在登以精勤策應援
以恩信結將士散江淮烏集之師輯遼左鷲伏
之衆數定禍亂不動聲氣始終以東江進兵爲
質局直斥島帥爲登寇不惜身試其毒而島帥
亦嚴憚公逆自引避登人謂無公必無登蒙信
也公爲人疏通樂易樸誠簡愔與人語傾倒輸

寫咳唾時拂人頤頰端居深念焚香讀書其中
湛如也通籍二十五年先世薄田敝廬一無所
增益朝鮮李侗弒其主介島帥携重賂以請於
朝故事使舟從登上公斥而拒之乃迂道繇天
津卒之日床頭文籍封識宛然箱篋空虛不加
鎖鑰含歛時如道旁僧舍士庶縱觀街號巷哭
靡不嘖嘖稱真廉吏也譚之先出於山陰永樂
閒徙嘉興會祖諱起鳳祖諱可賢太學生選授
通判父諱守範贈福建提學叅議娶嚴氏封淑
人齋莊淑順具有儀法佐公以廉辨起家後公

八年卒生子六人貞默進士工部虞衡司主事
貞和貢生以蔭入太學貞易庠生貞良以五經
中崇禎壬午鄉試貞碩中天啓辛酉鄉試貞竑
庠生女三人孫男十六人女十二人葬於白苧
都一陽圩之新阡嚴淑人祔焉葬之後十八年
貞默謁余請銘公令嘗熟時余爲書生揖余而
語曰吳中士大夫田連阡陌受請寄避繇役貽
累閭里身歿而子孫爲流傭者多矣君他日必
自表異以風厲流俗余嘗過公之里訪問其素
風然後知公之所以勗余者蓋信而有徵也貞

默疑然負經世之器吾畏友也銘何敢辭銘曰
公才有餘其志則窒拮据棘手酸辛嘔血公文
甚富而家則貧冰稜玉尺稱其爲人士歸赤誠
吏絕瑕謫真氣瀕洞歸返大宅書策納棺 帝
命不假掩詩於幽以告來者

湖廣提刑按察司副使許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成器字道甫許之族出於高陽唐亡遠
孫儒自雍入江南儒孫規羈旅宣歙閒遂家宣
州語在王介甫許氏世譜祖萬柵知巫山縣父
某舉進士河南按察司副使母某氏君年十四

河南公守職方閱視寧夏屬君居守邸舍君携
襆被宿於周廬邊帥夜囊金扣門君呼廬兒列
炬火闖門而叱之曰趣負去不去將繫汝河南
公歎曰兒他日亦廉吏也河南公沒哀毀幾滅
性終喪舉應天鄉試數試春官不第署嘗熟縣
教諭君爲諸生從寧國守盱江羅公講學尊其
所聞以教邑之子弟樞衣升堂頌禮雖肅孝秀
競勸榎楚廢弛任滿遷翰林院孔目乙科官遷
除多州郡冗長而君自孔目陞司務歷戶部都
察院吏部陞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歷車駕司郎

中皆通班要地世所以待射策甲科者也少宰
楊端潔公署吏部楊方嚴四司官候門不得見
每獨召許司廳與語楊卒時惟兩蒼頭守舍君
庀治喪事殫竭誠信太宰富平公歎息以楊爲
知人在車駕值福藩之國舟楫銜尾烝徒宿戒
藩封不得藉口改延君之勞也陞湖廣副使備
兵辰沅拮据以詰戎備爬搔以給軍饟清嚴以
御土司恩信以結蠻峒鎮篳諸苗以雜處剽棖
闌君禽而薙之歸逋逃正疆理而蠻荆帖服平
偏四衛以孤懸偏戎索君闕而除之立營哨絕

嚮導而滇楚通道辰州守瞿君汝稷有治蠻書
極陳勦苗生事之害君奉爲律令五開土司讎
殺日聞布威信曉禍福咸搖尾聽命本君善用
瞿所著書得制馭之法也在沅三年以年至乞
致仕五谿之民皆歌思立祠歸而爲德于鄉存
問故舊收卹貧嫠角巾布衣契闊談讌又三年
而考終鄉之人以爲孝友淳備名行修立稱其
爲鄉先生也羣請祀之於學官君以萬曆丁巳
十二月廿五日卒年七十有二妻胡氏繼妻汪
氏子四人士恒士恂士銓士愉皆爲諸生某年

某月葬於荷花形之祖塋余少識君於廣文時
長而習君長安其爲人樂易誠篤議論依名實
寬然長者也漢世重長者史稱建陵侯塞侯張
叔皆以誠長者處官自不遵古人持已用人之
法世之爲聰明立聲威者往往能傾士大夫以
干天下之譽其有訥言敏行稱爲長者固不求
見於世而世亦罕能知之也然君之潔身積行
所至樹立如此則長者之爲行是豈可輕也哉
銘曰

忠信篤敬可行蠻貊皐比蜚聲槃瓠載德大冠

將將衷衣抑抑彼都人士眎此斷石

扶溝縣知縣贈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左
府君墓誌銘

君諱史字子箴西安府耀州人也會祖諱進封
大理寺評事祖諱倫贈承德郎父諱思明知永
城縣陞趙州知州趙州起家乙科君起明經後
先爲令中州皆以廉惠顯聞沒而其民祀之君
初除光州訓導樞丞升堂頌禮甚嚴計口食俸
與弟子員共之橫經講德歲時鄉射彬彬如也
署遂平固始皆有異政遷知扶溝縣三月而政

成五月而以官卒君之蒞扶溝也朝國人而告之曰縣多奸猾積爲民患今具有主名嚴將不治前事風告不改卽收捕致法如扣囊底耳縣中傳相悚懼莫敢相試奸民把持椽吏短長告訐抵罪遂長子孫爲吏舞文作奸通行爲囊橐君鎖吏舍門盡逐去擇小史謹愿者補吏延它邑老獄吏教習律令踰月漸次通曉手定爰書吏俛首繕寫肩髀如壓巨石莫敢仰視它吏如木偶植立堂下舒鴈相望竟日不知令案何事斷何獄也民多鬪殺盜賊充斥囹圄恒滿君講

習鄉約用古教化民有壹行表異雖單門圭竇月三往拜焉立重囚于庭吏披記籍數其罪狀以次受掠血肉狼籍觀者咋舌汗下兩巾月獄訟衰止人有悛心矣縣故多盜平沙百里秣田彌望盜行劫輒鳥獸散莫可誰何君設法購斬盜發某保劫某家保正保副督鄉兵往捕置二驛馬尅時報縣縣發馬兵八人分四路偵賊去所發兵十六人再發二十四人亦分四路要遮鈎擊賊向何路逸去則偵者以報收案所去路兵罰無赦盜賊最桀黠者用子時發不能過午

時卽得彌月盜無留跡矣縣西北地庫下水潦聚焉河溢則助河爲患君行視商度疏決壅積淺者堰之深者坡之腴者稻窪者漁淖者藕家各占業人爲勸課縣北竟鄆陵尉氏地勢亢下三縣民互相穿穴或竊塞張單口惠民河則河溢如烝又或盜決秦家崗三十六陂則水決如雷君躬自相度止舍離鄉亭總計三縣病利作均水約束刻石水畔三縣共守之援遼兵取道中州所部畏其擾也檄君駐襄城鎮之君遣人入楚籍記其將領部曲某兵前驅某兵後拒車

馬芻牧各有成數乃按籍定約僦次舍庀餼糧峙器用供給資糧屨屨斥候鈴柝軍聲肅然援兵所至如歸自襄城歷彰衛出磁州居人按堵市不改肆入邯鄲境卽脫中大譟曰何不如左知縣好逆我大掠潰去首將自刎遠近嘆服以謂君有文武大略能當幾馭變者也君視事浹月政聲籍甚旁近邑爭訟不決皆願得左君按治死且無恨黠者僞稱扶溝民投牒上官冀得下左令君益自喜爲治益力晝循阡陌夜決詞訟午夜不交睫徑旬不休沫遂過勞發病以死

●死之日百姓叩道慟哭相與賦斂致奠酸喪
西歸民庶設槃按于路號慟聞二百里君之治
扶溝與趙州之治永城相似五十年之中祠屋
相望也萬曆乙卯君視篆固始仲子佩珰舉于
鄉永城父老走會祠下植竿注旌大合樂以饗
之佩珰後用沙河令察廉除南京湖廣道監察
御史贈君如其官三世以循良顯所謂有作令
家譜者也往余待罪國史論次本朝忠良吏附
兩漢之後隆萬閒徐氏九思貞明令句容山陰
父子政迹茂異今又于左氏得永城扶溝何寥

寥也豈有如求初之詔所謂求之其勤得之至
寡者乎抑亦勸課風厲之德意未能及兩漢而
有司亦郵傳其官如所謂游光揚聲拜除如流
者乎循良之蔑聞此弊吏之無法而民生之不
幸也余故誌扶溝之墓詳載其法行他日以上
史館君卒于萬曆己未七月初九日享年六十
有五娶任氏繼室曹氏王氏皆贈孺人子三人
長佩瑋早夭次佩珰佩琰女二人適辛綿宗宋
篤忠孫男女九人佩琰與佩珰之子重光亦舉
于鄉而佩琰實來謁銘墓在某地之某阡君生

七歲母安安人卒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宋至孝
歷官受俸未奉母不敢先食喪至自扶溝母馮
棺哀慟絕而復蘇者三最君之生平蓋孝友忠
信篤實光輝之君子也銘曰

漢有良吏樂府流傳弦歌薦祀安陽亭西扶溝
勤死風愛郁然我銘幽竈國史考焉

承事郎平樂縣知縣郭君墓誌銘

平樂在嶺表爲府治灘瀧險惡徭獞雜處官其
地者用漢法治人而用夷法自治睢盱贖眊流
官之于土其相去者幾希錢塘郭君爲平樂令

大治攝修仁亦治政聲流聞而不幸以勞瘁卒
官萬里輿觀天之困賢吏也亦用資格耶嗚呼
可悲也已平樂民殺人商肆前前政已得主名
復牽連坐羣商考問時震雷擊案者再君下車
悉縱舍之越人相告曰活羣商者雷公與郭公
也却羨餘斤贖鰥魚蔬菜茹必平價而後取養
少弱惠鰥寡案治奸民猾吏奮髯抵几越人服
其廉說其慈憚其彊是以大治而其御徭獞尤
有法修獞象徭相讎殺監司議用兵君曰夷鬪
我何與焉謹斤候禁闌出而已求福徭鬪峒中

倉皇告變魏潭至荔川數百里舉烽燧設塘報
一夕數驚君自修仁還撤兵罷戍慰父老趣歸
安枕竟不見一賊竟內晏然水桃村獐劫覲官
沒其田餉兵更沒他獐田俘其子以邀贖獐嘯
險拒命君曰田宜沒何贖不宜沒又可贖質子
何爲命罷遣之獐父子相率首服夷人安土重
舊畏官府文法吏利其賂贖重困之夷輒服毒
藥斷腸死迄君任夷無毒死者夫獐獐亦人耳
罰不止清酒而贖必求俛錢侵擾迫脅馴至用
兵是豈知山襄毅之受教于鄭宰者哉君之治

夷在西南可著爲繫令者也君諱一緯字維垣
其先陝西西安人勝國時始遷于杭祖諱世賢
封刑部主事父諱孝嘉靖乙未科進士貴州按
察使繼妻江安人生君君少負志節布衣勤學
江安人病革命婢以巾箱遺君君拜而受命旋
以獻其兄弗忍視也受易里中江生遂以易爲
大師天啓元年用易舉于鄉署桐廬教諭以文
學禮義爲官崇禎八年九月卒享年五十有九
妻孫氏生三子代仕僸皆弟子員卜葬于秦亭
山祖瑩之傍而代來請銘余初入史館得侍崇

仁吳公公曰闡中評文有基予者曰是年長矣
應之曰老成人不可不惜又曰是將不登甲榜
曰得良乙榜亦可矣余得君於乙卷讀其論而
收之良亦此意自今觀之君之所就與甲榜壯
盛者未知孰多而余于崇仁所云亦可以無愧
也敘而識之亦以著前輩道義相勗之意云耳
銘曰

千章之木蔽于蒿萊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材不
大試實則允食銘以昭之亦以志恤

明故陝西鞏昌府通判錢君墓誌銘

鎮江有好學修行之君子曰錢君翊之以明經
起家爲山東萊州府膠州州同知遷陝西鞏昌
府通判以年至致仕講德譚道爲鄉先生凡十
餘年以卒其子玄以戶部郎中賀君娘之狀來
請銘於乎自宋以來儒者各唱師說以立門戶
謂之講學而姚江之良知爲最盛世之談良知
者其是與否吾不能知也以謂莫若反而徵諸
其人以其人爲質的而學術之是非較然矣君
少卽有志於問學聞良知之指有所契合會以
貢入南雍江西鄧文潔公楊端潔公皆官留都

君樞衣兩公之門往復扣擊及其官膠州楊公
爲吏部侍郎檄致君銓曹署中是正所著書淡
歲而畢故所得於端潔者爲尤邃君居官計口
食奉蕭然如老書生膠州有孟公堂宋蘇文忠
公遺跡也刻後杞菊賦於石陷置壁閒時時誦
之以自廣焉州有軍丁戶絕者臺使者欲勾補
之君奮筆署其牘曰有軍不清官之疲也以民
代軍官之橫也臺使者怒甚卒不能奪君議然
亦竟以此知君鞏昌通判分駐西寧逼處土番
覈兵餉繕城堡戒嚴以待變而又請於監司賞

番酋就擒者以風動之諸番感讜卒以無事其
去官也惟載長安石刻十三經以歸顏其堂曰
石經我冠深衣與諸生端拜講貫老而不輟此
君之生平也君其有得於良知之深者耶抑亦
扣擊于文潔端潔而不自有其少學耶抑其進
而求諸古人之學知而允蹈之而不復涉歷乎
近儒之門戶也然則世之講學者以君爲質的
焉其可矣君感端潔公之知遇晚年走數千里
漬酒墓下其在長安故丹徒令龐君時雍抗疏
忤權要交知縮頭莫敢問君獨送之國門執手

而別君之剛毅特立如此其所得于問學者要
不可誣也君之卒以天啓壬戌二月二十四日
年七十七配呂孺人先君十六年卒年六十一
孺人與君合德自學以至宦成篝火宿肉內外
斬斬子一人曰玄以某年某月葬君于丹徒縣
之黃漩合祔呂孺人塋銘曰

錢氏武王始開迹點簡扈蹕徙厥邑雲洲傳芳
弘祖業有子七人君奕奕樸學拙宦絕藻飾元
氣浩然迓玄宅厥子辭賦美金璧後如有聞訊
茲石

封監察御史謝府君墓誌銘

鄞縣謝府君諱一爵字君錫其先出晉太傅宋
丞相深甫自台徙慈之香山再遷鄞之月湖祖
諱瑜考諱九臯世有壹行君以次子太僕寺少
卿三賓封陝西道監察御史以崇禎八年二月
廿四日卒年六十有四其配孺人周氏以是年
十月廿七日卒年六十有二三賓與其兄三階
弟三台三卿以崇禎十三年某月甲子合葬君
夫婦于郡西翠山之陽三賓余門人也狀君之
行來乞銘掇其語爲銘曰

謝自太傅家於東中宋有丞相外屬後宮自台
徙鄞華胄遥遥柱史十宅食於契龜祖考載德
闕其芳塵長源洪柯三世乃振君少秀出及壯
砥礪枕籍書詩穿穴室疑踔厲風發作爲文章
丹黃勘讎其書滿箱高冠長劔有志當世七制
三略藏奔腹筭行河救荒防邊禦虜如醫有方
如奕有譜隱而求志壯不逢年仲子長矣頭角
嶄然君曰三賓克繼我志我其已哉係遯有憊
三賓爲令東海之隅告誠促數嚴于簡書爾爲
爾已我爲我家如農有畔安知其佗耕則有鋤

刈則有筥朝齋暮鹽不以累汝嘉定之政吏思
民懷察廉舉尤登於西臺孔賊狂獬諧登桔菜
帝曰三賓女往視師君聞師命欷歔感發扣
其囊智以佐撻伐擐甲卽死獲醜乃還愧我老
矣不從行閒我師復登賊遯浮海 帝庸晉秩
以勞敵愾來歸飲御燕喜便蕃饒歌鼓吹戎車
在門愷樂方獻讒言孔興君曰何傷白璧青蠅
世方小往我則大歸從容燕笑飭巾之時先甲
三日話言琅琅尅期揮手如旅俶裝惟君平生
崇智卑禮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悃悃吉人虛止

靜默簾閣帷燈凝塵蔽席花下閉關竹間扃戶
東阡南陌杖屨可數旁搜博覽百家之書其尤
精者青囊青烏醫通國能葬識地脉活彼黎庶
安我兆宅翠山之陽馬鬣牛眠君所相卜今則
藏焉君生五男四爲食子五幼而殤女嫁人士
諸孫競爽高門有慶賓子于宣克舉于鄉君之
子女皆出周氏維周淑慎作配甚似克共克儉
允孝允慈制書褒美稱爲母師生而媿德死
則同穴松栢九九高墳石闕史傳壹行亦載列
女我儀圖之民鮮克舉旣貌蠟言流爲丹青大
書深刻慙彼幽扃述德繼言惟君有子庶無媿
辭訊于舊史舊史樸學質勝斯野掇其緒餘以
告來者

曹府君墓誌銘

崇德曹廣舉崇禎庚辰進士歸而將葬其父乞
銘于舊史氏錢謙益曰廣之先世家歙之巖鎮
以冀雄里中吾祖逐什一行賈于泐樂崇德之
上風將卜居焉吾父生于斯長于斯念先人之
遺志命吾兄弟毋去此土也曹之定居崇德自
吾父始也吾父年十二卽代吾祖治家政有獄

訟于會城僮奴千餘指鴈移爲行列莫敢陝輸流
視市少年以殺人誣中表連染吾祖三年未白
往見錢塘令拂衣奮袖詞辨蠶涌令大悟立置
誣訟者于理吾祖自此得騎從出入閭里雍容
修長者之行矣吾父性行高邁口不道錢貨吾
祖歿執其手而語曰吾傳食伯仲閒獨久恩汝
吾病汝逾月不解帶良苦也有汝母私蓄千金
以償汝父頓首謝已而瓜分之不忍私一錢也
爲邑令重客出富人以誣坐論死者其人數輦
金錢以謝拒弗與通桀黠奴以盜貲繫獄獄吏

來告彼得出必致死于公請爲公殺之父笑曰
吾豈以我它日之死易彼今日之生哉奴竟得
出吾父少讀書負經濟數踏省門視一第如拾
芥萬曆甲子以國子生試南畿故人有大獄親
知縮首莫敢過其門傾身爲之囊橐奔走盡氣
病大作弗克試而歸歸而數病遂不起吾父嘗
語曰南闈之役失一舉得一友所得奢矣嗚呼
豈知其并以失身也哉吾父之才可以先人其
志與氣不能後于人而抑沒不自聊以死則天
也其歿也顧視妻子無可憐之色自述其生平

命筆志之壹似重有屬者不能舍然于身後其
可知也敢以請于夫子夫子其哀而銘之謙益
曰府君蓋孝友順祥深中篤厚之君子也其行
已也比於節其御物也近於俠要以仁心爲質
修業而息之至于子而發聞于後宜矣是宜銘
府君諱以成字王汝祖祺父弘淮先世皆葬於
歙今卜葬崇德府君之志也卒于崇禎甲戌三
月十三日年僅四十有四娶程氏子五人序廣
度修來廡女子嫁仁和鄭錡葬以某年某月甲
子銘曰

君子五人序廣長成伯仲競爽廣先序鳴廣也
英妙翱翔上京明發不寐有懷嬛嬛銜哀述德
以乞斯銘我銘旣勒乃卜佳城隨山迴水叶彼
經營仁人孝子惟後之羸

明故徐府君墓誌銘

太倉徐文任將葬其父母謁銘于其友太史氏
錢謙益曰吾先世望東海吾胄于國初之福孫
公後十代吾父也福孫公自長洲徙崑山籍茜
涇里弘治中割隸太倉州曰東漁公者吾曾祖
也曰南平公者吾祖也吾父性莊強子易有氣

略其接人煦煦口出氣恐傷物有不平則肆言折之不畏彊禦其理家囊篋細碎無所遺漏緩急叩門手提數百金如棄涕唾州有大凶裁及力役鈎稽之事吾父急病者事具有條法州人賴之吾從祖御史公既貴吾祖嘗嘆曰叔也能大吾門雖然不如吾之有收子也御史歿遺孤漂搖如鷲之未卵吾父曰先人有墜言矣必再立叔氏傾貲搏力屢速于訟弗悔人咸謂吾父能子謂吾祖能知子州多高門鼎貴吾父以國子生入貲授光祿寺署丞終老其家州之人母

舉手相謂曰猶望徐公也萬曆三十八年吾父歿年七十九又七年吾母終年八十五吾母大原王氏也事君姑遇子婦皆有節法吾少多四方之交吾母宿膏火治具至老不勸生子男三人大任光祿寺署丞尹任蚤死文任則吾其幼也今爲國子生女子嫁顧文謨孫曾孫男女若干人將以今年十一月合葬于某地之新阡葬宜有銘吾子辱與文任游又于辭直而不華願有刻也謙益曰今人眎友道如糞土獨文任堅勇自憊以交友聞于人爲難能也雖然亦其父

母成之也文任有友曰西安方應祥字孟旋年四十未有子府君命文任相眠婢之宜子者以子應祥夫人躬庀裳衣具膏沐教誡而遣之應祥見于府君樞衣趨隅執子弟之禮府君歿拜夫人于堂下夫人亦闔門見焉謙益之友于文任久矣敢不諾而銘諸東漁公諱忱南平公諱整府君諱可久字復貞今年實萬曆四十七年也銘曰

徐氏先世本自伯益十望其九載在史冊東海僑郡播遷吳中必復其始羣支海東福孫之後光祿廓之仁孝襲訓委祉來茲于德爾劬于家爾羸匪家則羸惟後之成婁江滔滔幽室渠渠隧道之不多于儲胥惟公有子謁文于友篆此銘章以言遠久

漳浦劉府君合葬墓誌銘

漳浦劉履丁以諸生應辟召擢鬱林州知州將歸葬其父母而謁銘于舊史氏曰履丁之先世自光固徙莆田元末有尉漳浦者而家焉正德甲戌會大父友仁與從叔勳同舉進士勳以諫南巡廷杖巡撫寧夏爲莆名卿而會大父歷郡

守至叅政有聲跡劉於是乎始大大父諱祥鵠
爲諸生祭酒年八十猶踏省門試元配鄭無子
有二側室各生二子而先君與伯氏其母林也
先母黃氏其父郡守公理學鉅儒與從伯父國
徵介徵同鄉舉先母年十八歸于我先君二十
爲諸生舍英浮華蔚有譽處先母習禮明詩閨
房之內朱黃研席與刀尺錯互燈火青熒儼然
士友也嫡母旣沒諸姑妯娌爭產速訟磨牙吮
血先君分甘讓肥所自予者皆寢丘之田西益
之宅先母無後言撫其子姪必先已子賓祭冠

昏皆于我乎取先母無難色先君晚而習靜好
江門餘干之學焚香盥饋梯几簾閣凝塵蔽榻
雙趺隱然先母儉樸靜好華髮相莊四十年如
一日先君卽世家廟綽楔不能保一畝之宮揮
千金復之如棄涕唾人咸以爲丈夫女也先君
居嘗目二子曰癸也食子丁也收子癸之所不
可知者年也先母授二子書瀾翻成誦乃令就
塾每誦衛詩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未嘗不流涕
覆面也先君歿七年而癸補弟子員又六年而
丁始應省試先母歿九年而丁應詔得授一官

今將以某年某月葬先父母于某地之阡風停
樹靜有懷二人養生送死無可爲者矣丁聞之
石齋黃夫子惟夫子之言質而不華可以信于
後願有述也余曰子之夫子吾執友也古之爲
文者必有所徵余之知履丁以其師知履丁之
父母以其子可謂有徵矣其忍不銘銘曰

劉氏二徵始有聞唯君金友儷王昆厥配媿德
昏孔云萬曆壬子君歸神四十七齡生不辰距
生嘉靖唯丙寅後十九年配亦湮六十始壽加
三春三男子子癸丁辛癸也早喪二子存二女

如王達孚尹朱孝林節播鬱芬丁也筮仕蒼梧
濱立堂石闕崇高墳鬱林廉石比貞珉大書深
刻鐫斯文

嘉定張君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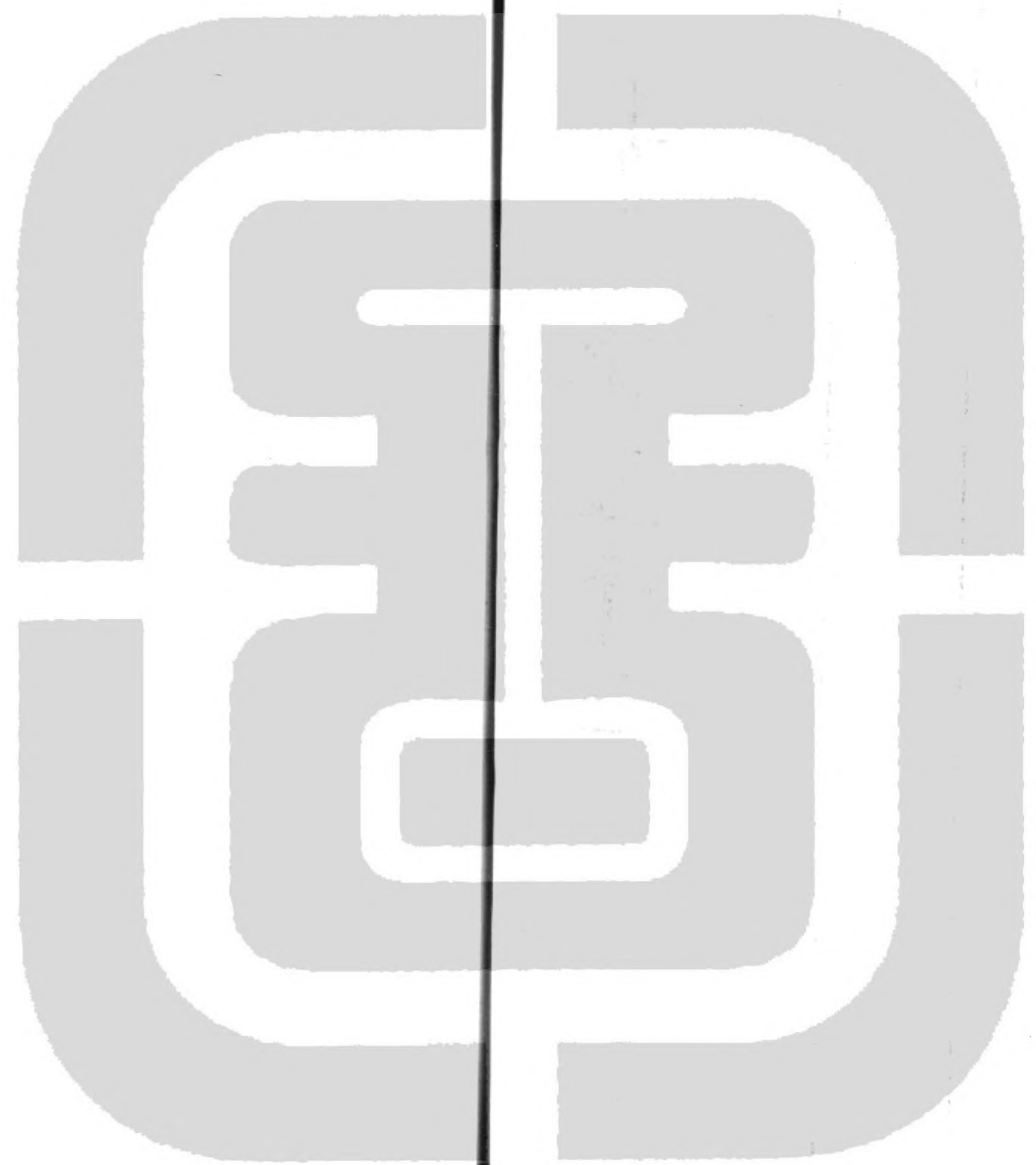
崇禎六年十二月嘉定張鴻磐合葬其父母於
南翔龔家浜之新阡泣而乞銘於余曰鴻磐之
先世自祥符徙松江國初居南翔嘉靖中有名
任者起家官開府而其從弟以軍功授陘陽驛
丞以卑官自著稱者吾祖也吾父少自力於學
橫經籍書寒抄暑講踏省門五六不得一舉授

徒百里外歲時覲省自傷貧而違親未嘗不泣
下也以膏腴讓昆弟退而居於槎浦荒江白葦
老屋數間二親之腆洗不乏而朋好之過從有
餘歡者恃有吾母也吾父歿鴻磐生十齡後二
十年爲天啓甲子吾母亦歿吾母之生於世視
吾父稍羸送往事居艱苦萬狀凡以終吾父之
事也鴻磐長矣而困於諸生吾母歿又數年而
尚無以葬是以痛不思生而又病不敢死也癸
酉之冬懂而襄事爲之側席而坐飲助窶窶之
役者同里侯豫瞻大梁張子襄也以鴻磐之不

肖親死不能葬而又忍死而乞銘于夫子其不
獨以昭吾親且不沒吾之所以葬吾親者也夫
子其謂我何余曰子之父有高才而無貴仕子
之母有令德而無厚祿子之乞銘以昭之宜也
若子之葬其親則又何媿夫潔身修行不辱其
親此南陔之孝子所有事也若夫顯融富貴時
至而起則天也記不云乎斂手足形懸棺而封
其誰有非之者哉繇此觀之世之生榮死哀傾
動流俗而其爲聖賢之所非者必多矣子又何
媿古之孝子祭其親也則必求仁者之粟祭如

是葬其可知也豫瞻子襄今之有名行人也其
助子之葬也斯亦可謂仁者之粟矣乞銘以昭
其親又不沒其親之所以葬詩有之孝子不匱
永錫爾類子與二子交相錫也法皆宜銘張君
諱承寵字君貺享年四十有九妻王氏享年六
十有八男一人鴻磐娶李氏女一人嫁嚴某銘
曰
藏之固刻之深斯之謂不朽不義而富且貴鑿
桓氏之槨而題原氏之阡於吾親何有也嗚呼
日月有時吾亦將渴而葬其母矣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三



牛齋集五十一

三

